

編號：47

作品：Techno 主題狂想曲

古人云之卷
維雷尼亞的怪貓奇遇記
The Real Fantasy about Odd Cat in Welaynia

一切都是古人說的……

【篇前】——象帝之先的世界

話說，在這個浩瀚的宇宙中，有許多不同的世界，這些世界裡頭，各養育著形形色色不同的生物。就我們所知的，大概就是地球人和微積分人了，還有他們所屬世界裡的許多生物。但是，「存在即是能被知覺」，在宇宙的另一邊，有個不為我們所知但是依舊存在的世界，它早在地球和微積分星誕生前就已經有生物在上面隨地面自轉了。爲了在此以及現在描述這個不為人知（也可說是爲人遺忘）的傳說故事，予姑且稱這個世界爲「維雷尼亞（Welaynia）」吧。

維雷尼亞裡頭，大致上有兩個地區，其一名曰「古塔（Gootar）」，另者名曰「邱特波斯（Cuteperse）」。

古塔地區裡面，住著一群樂天知命的民族——古塔族（Gootarian），古塔族的「人」長得就像我們所知的熊熊玩偶，非常可愛，他們與玩偶更相近的一點就是：活了一輩子，大概有十分之九的時間都是沒有表現出表情的，十足像玩偶的固定表情。不知道這是不是不同點：古塔人的表情始終發自於內心真誠的深處。他們並沒有所謂會穿戴在身上的「服飾」，全身都有毛可以完好地取代服飾的功能。服飾加身，是他們在比較特殊的活動或日子時才會有的。

這些人們，平日都是和平相處，整個族群相當和樂，而且也有不少傳統。例如：「跳繩」，兩個人各持繩子的一端，由一個人在中間跳，就如同我們所知的一樣，但是不同點就是，速度只能越來越快，不能慢（爲什麼勒？這就是傳統），以此可訓練族人的跳躍力。「模仿」，前兩個人先後做出一樣的動作，由第三人在很短的時間內照樣做出來，通常如此可以作爲技藝（和記憶）傳承的方法，只要兩個師傅一起做動作，不但能互補，還能更仔細地訓練學習者，但是三個人都要戴「假髮」，這是傳統上的習慣。「喝奶」，訓練一個人在短時間內「一口氣」喝完一瓶飲料，如此可以訓練「肚量」和「肺活量」以及適度的反彈「噴出力」。「打球」，投手會投出魔球，看起來就會有三到七個球的殘影，要在瞬間揮打每個殘影，才能將球擊出，一旦擊出，便會是全壘打，古塔人球藝可是相當精湛的。「猜謎」，在某個房間內，設置有大猜謎的設備，還有主持人，答題前要先做個傳統招牌動作的儀式才行，旁邊會有個競爭者，已經取得 999 分，只要挑戰者漏掉一題，就算輸了，而且競爭者在贏了之後還會極度自爽來刺激你，讓你不停地想挑戰。雖然題目只有十題左右，並會反覆出現，但答題靠的是左或右的搶答鈕，正確答案出現的位置每次都可能會變，且答題的空檔時間也會逐漸減少，很明顯地要靠精準的判斷力和快速的反應力才能應答自如。「鬥牛」，一個人站在牛上，只靠一根繩索拉著狂牛，一群人在旁叫囂影響你，看你能在牛上撐多久，如此可訓練反應力和平衡感。還有「生態研究所」，裡面有一群人，不斷反覆地研究古塔族人的毛色中間型遺傳，而且把對此的敏感度訓練到十分之一秒即能做出判斷，可謂神乎其技也已矣。總而言之，他們的傳統實在是太多了，甚至還有生命威脅度頗高的一連串「體能訓練」傳統。著毋庸議，他們已經發展出至少超過一百種

的民俗傳統技藝了。

古塔族人相當和睦，毫無齟齬之虞。其中只有毛色是橘色的古塔人有著所謂的「神的血統」，然而大家都像是好朋友一樣，並無貴賤之分，神血的稱號只是說著好玩的。



邱特波斯，住著一群整天不是狂笑就是愁眉苦臉（其實也算是另類的面無表情）的「純黑古塔人」，他們其實外型 and 古塔人差不多，唯一的不同就是邱特波斯人（Cutepersian）的毛色是全黑的，而古塔族中毛色並沒有黑的。在邱特波斯的國度中，到處都是肥沃的黑土，因此也被古塔人稱作「光明之黑暗地」。不同於古塔族的就是，邱特波斯有個會太極權的極崇高自用不能送禮法力無邊外加萬壽無疆的鬼賓狗闇黑大魔王（The Greatest Archenemy of Gloom, Ghost Bingo），不過，一看就知道這是古塔人取的稱號，邱特波斯人稱他做吾皇陛下（My Kaiser），極度尊崇他。邱特波斯人比較務實溫和，雖然並沒有古塔人那樣樂天知足，但是一樣的地方便是：團結。因此兩邊偶爾會有小衝突，但大衝突只有一次。

據古塔古籍中記載：好奇心極為強烈的鬼賓狗大魔王那時還從未看過古塔人，只聽說他們長得很可愛而已，所以當一聽到有一批古塔人想要移居過來時，就做開大門迎接，可是在鬼賓狗看膩了「好玩」的古塔人之後，便下令全數撲殺焚化，就地當肥料，既衛生又環保。這個消息傳回古塔之後，人人不寒而慄，甚至下起了七月雪。

「鬼賓狗就是這種人！」一位古塔神血長老說：「他就是生氣時誰都能不理，關在自我的世界，但有時若有所悟，又會展開對外物的好奇心，不但像個小孩子，也平易近人，尤其是他注重環保的德行、全身每條都有如舞蹈家遺傳的筋和笑謎謎的帥氣臉龐，更受人讚賞，只要他不生氣……」

聽說那個什麼闇黑魔王的稱號就是由此而來的。古塔族稱此事件為「七月血之雪事件」，邱特波斯人稱此為「七月焚化爐事件」或是「吾皇陛下大施肥」。此後兩地之間就挖了個大壕溝，裡面灌滿了水，彼此之間幾乎沒再往來了。神奇的是，這浩大的壕溝工程還是兩民族攜手合力完成的，這大概是他們最後一次的接觸吧。

鬼賓狗對古塔人而言，彷彿是個故事書中的人物，其實對邱特波斯人而言又何嘗不是呢？倒不如說每個人對其他人而言都是吧。

如此的局面在地球人跟微積分人早已被遺忘的時代裡仍然不變，直到有一天，兩個生物在兩道巨光之中降臨了這個世界，一切就改變了……

【前篇】——鬼太鼓的巨聲響起

傳說在「高塔」未築之前，全宇宙的人所用的語言都相同，彼此溝通容易，直到有一天，地球人築了高塔觸怒神靈之後，他們就被不同語言所隔閡著了。就在高塔還未興建前的地球有個「九州之地」，裡面有一個民族在中央方位，自稱為「中」，周圍的民族都被他們稱做是「蠻」、「夷」、「狄」、「方」。在「中」裡面，住著許多有智慧、通達萬物之理（不是物理）的人，其中一人便叫做「張若（Ruoh

Chang)」，不過他還算是個小角色，被別人看到都會被「小」覷，怎麼個小覷法呢？舉起右手至胸膛高度、右手離胸膛約三四個拳距、大拇指以外四指幾乎並排略成弧形、大拇指接觸小拇指最上面的指節靠指甲處（兩指指甲越靠近越好）、說聲「小意思！」，每當張若被小覷時，都會有些許的自卑感產生，因此他最後決定到處遊歷，到別人沒到過的地方，以此磨練自己，尋找未知的未知。

地球之外，由於並沒有「人」想幹築高塔這件事，因此他們所用的是「宇宙萬有語言」，並無歧異。就在微積分世界中，人人都在修習並研發微積分的奧義定理群時，有個叫做豬枝可（原音已不可考）的微積分人覺得這樣的行徑毫無意義，便整天吃喝玩樂，期待並準備盛大地迎接死的到來。

就在某個同一天，張若來到了瘴痢之地，而豬枝可來到了臭氣燻天的沼澤旁；一個想在瘴痢中而閒，一個想前往無微積分的天堂。但是好死不死，在他們昏厥即行死亡的那麼一瞬間，地球、微積分、維雷尼亞同時出現了數陣聲光效果堪稱超聲道、破液晶的閃雷，接著在瀾漫火藥味的數秒白光淡去後，再度恢復了平靜。



大壕溝的對岸，古塔村莊中，一群出遊回來的孩子們帶著一個皮膚有著淡棕色、一點點黑毛、身穿著布、有一叢黑色真髮且昏迷中的「人」興奮地在喧嘩著。

「麻麻，你看！是外星人耶！」其中一名小孩非常興奮地叫道。

他媽媽就捏他的耳朵：「現在都什麼時候了？怎麼沒幫他做急救呢？要教你多少次才會！下次你再不好好學學傳統民俗技藝，就把你丟到對岸去當肥料！」

「是…是…，下次不敢了……」語帶顫抖，因為他媽媽是還未退休的全壘打王兼魔投手薛摩邦·茄伶（Chamobon Chyeling）。

於是，一群人便把張若帶到「外星人臨時收容中心」（看來常有外星人到訪的樣子），由生態研究所撥派人力照顧，並找來了村中的神血長老，看看要怎麼辦。不一會兒，張若竟說起了夢話：

「啊～我在哪裡呀？」

古塔人互相看了看，異口同聲笑笑地說：「維雷尼亞啊。」從他們的回答是維雷尼亞而不是古塔來看，他們似乎已經對於外來訪客有自己一套的接待方式了。

張若聽到後突然驚醒：「什麼！」看了看周圍，既是驚嚇，又是鬆了一口氣，雖然周圍是從未看過的全生面孔，但是都長得相當好玩、可愛，原先想說的「這是什麼鬼地方」也不知藏到哪兒去了。接著，就像武陵漁夫到了桃花源一般夢幻華麗，那種全然平和還有兩方互帶疑惑的情景，確實只能用桃花源的訪客來形容。

長老們屏退左右，開始做偵辦的調查工作，過了大約一小時的馬拉松式祕密會談後，長老們和張若出來了，大家爭相問道：「長老，現在是什麼情形？」其中某位長老長吐了一口氣之後便說：「我們終於確定一切的情況了，他是外星人，來自另一個世界。」大家心想：〔廢話。〕但是面對長老，又不能說些什麼，只能流汗。不過，長老還是觀察力驚人，他們對全族人介紹了一番張若的來歷後，就讓他和大家一起放牛吃草了。

張若古塔村莊中到處遊蕩參觀，古塔族人也都相當熱情地接待他，當中最能和他談得來的，就是一個帶有橘色毛色、年齡和張若相仿的斯巴塔尼恩·庫塔（Spartanian Kutar），不知怎的，庫塔也就成爲張若的嚮導了。

走著走著，庫塔問張若：「你是怎麼到這裡來的呢？」

「我也不知道，我只記得到了一片伸手不見五指的毒氣森林裡後，就聞到了硫磺的味道，再來就啥也不知道啥了。」張若面無表情、略微低頭地說著。

「看樣子和我們看到的那幾道白光有關。那你明知是毒氣森林，為什麼還硬走進去呢？」

「因為，我想找尋一樣東西，據說找到的人，不論到了什麼環境中，都能處之泰然。」隨腳踢了顆石頭。

「哦，那是什麼呢？你好像在逆向尋找著它。」

「我也不知要怎麼講，因為那是講不出來的，所以就暫時叫它是『未知的未知』吧。」

「唔。」這時，庫塔可大致上明白了張若的想法及境遇，因為這也是自己所會經歷到的過程，因此也只能用唔來結束話題，兩人大概有著奇妙的默契吧，這個字串起了他們倆當時的心境。

庫塔帶張若參觀了古塔的各項「民俗技藝傳統」，張若嘖嘖稱奇，也親自玩了一下，不知不覺就到了吃午飯的時間，於是他們兩人走到村中的某家飯館。吃著吃著又聊了起來，相約飯後一起去看古塔族的精神守護物——神貓。

神貓是古塔族的精神指標，它是由紅橘色氣囊做成的，裡面充滿了氣，外形圓鼓鼓的，是個貓頭的形狀，頭上有兩只可愛的耳朵，整球像極了古塔族人的頭。氣囊上面畫了一張貓的笑臉，眼睛也笑咪咪的，還有鬍鬚，十分可愛。據古籍中描述，那張臉是古代一位有名的神創作家溫克爾·科服·固爾得·諾·史瓦聶（Winkle Corfu Gould no Soigne）所塗上去的。由於充了氣以後會往上漂浮的緣故，所以就用了根繩索綁起來，隨風緩緩搖曳（那個樣子看起來，就如同我們所知的紅橘色貓頭大氣球）。對古塔族人而言，那就是得道的指標。不過，當張若看到了之後，竟然大笑了一番，還唱起歌來：

「看了看，覺得真是鳥，這只不過是一隻怪貓好不好，也要你們用根繩索綁來搞……哈哈……」笑到控制不住。

庫塔馬上制止他：「快別這麼說！祂可是得道的真人呢！雖然我們常常也會稱呼祂為『怪貓』，因為祂詭異的笑容總是令人不解其中的含意。」

「哦。是含意而不是寒意嗎……」張若喃喃自語，再也笑不出來了，眼神不帶有懷疑地望著祂。

「其實，我們古塔族有個致命的弱點，就是當我們非常尷尬時，會『鼻』的一聲然後身體變寬成原來的三四倍，敏捷度也就會相對地降低。不過，只要看到了祂，就會迅速恢復了。否則要等個三三九天才能恢復。」

「這點，是什麼原因呢？」

「據生態研究所最近的研究報告看來，應該只是遺傳的關係。」

「那對岸的邱特波斯人知道嗎？」

「也許不知吧……」兩人都靜靜地凝視怪貓，之後就不約而同地望著大壕溝的對岸……



大壕溝的另一邊是邱特波斯，裡面也多了一團別的世界來的元素，不但被綑綁在十字架上，還被鬼賓狗用繩索連同十字架吊在王宮的天花板下，下場跟張若的桃花源非常不同，不過，這只是個開始而已。

【中篇】——失準的天秤

鬼賓狗其實是個相當怕生的人，並不是他不吃生食，而是他面對陌生人時會相當尷尬。因此，在面對豬枝可時，也只能笑笑地問：

「呵呵，你是打哪兒來的啊？」

「你怎麼這樣子問呀？還不把我放下來！」

「呃……，……，對不起。」鬼賓狗笑笑地抱歉貌，便叫左右把豬枝可放了下來。

「真是的！這樣吊我想凌虐我喔？好歹我也是客人呀。」豬枝可拍拍衣服上的灰塵，不屑於鬼賓狗地說著。

「靠！可惡！給你三分顏色竟給我開起了染坊？！你以為你是誰啊？還沒說出你的來歷勒。」鬼賓狗張開了血盆小口、目光炯炯有神，雖然嘴巴不大，但聲音倒是不小，王宮外方圓十里都能吵醒熟睡中的豬，更何況豬枝可呢？當然就嚇得跪在地上了。

「我……我……我……，來自……」豬枝可滿頭大汗，此時可用下雨了來形容。

「幹什麼！我又不會吃你！再給我清清楚楚地說——一次——！！！」鬼賓狗更生氣了，王宮屋頂掉下了不少灰塵，侍從的耳塞早就戴上了，不過無礙於他們聽清楚陛下在講什麼。與其說在講什麼，不如說在叫什麼吧。

鬼賓狗看豬枝可變成了起波器，便又笑瞇瞇地說：「好吧，呵呵，趕快說吧，不要理我。」右手無力地張開，做出搖手的動作。

「喔……喔。」語帶顫抖，豬枝可一下子鬆了一口氣，面對鬼賓狗的喜怒劇變，彷彿洗了三溫暖一樣，這下子，豬枝可方才流出來的汗頓時間都結成了冰，此時只能用下雪了來形容。

〔他們的陛下真的喜怒可在瞬間大幅改變嗎？其實我知道的不過是表象，他在想些什麼我並不知道啊。不過，既來之則安之吧，不然還能怎樣呢？〕豬枝可鎮定下來後的心語。接下便說：

「我來自一個叫做微積分的世界，那裡的人精通所有和數字計算密切相關的東西，包括我在內。」大言不慚，面容微微反射油光。

「哦！？那還真是巧，我正想做個象徵我們邱特波斯的雕像，還有防禦用的城牆，此時工程師們剛好遇到了數字問題，你可以提供點微薄之力嗎？」

〔微薄？〕「看來大王似乎開始信任我了，好！」突然正色，然後又條地擺出笑臉並作招手的姿勢：「來啊！來啊！都自己人嘛。」

「既然如此，那降工程總監就給你當好了，即便是吃飽飯後，也要好好地幹喔。假右～」鬼賓狗帥氣的臉龐中流露出令人心悅臣服的威儀。

豬枝可用左手比出有力的OK手勢，在他自己看來，就像個抬頭挺胸的6。

堂堂離開王宮之後，他隨手領了個公家便當，裡面的菜色不會非常豐富，有炸鱈魚排、滷豆腐、菠菜、花椰菜，更奇怪的是，竟然有粉圓！不過，這些都不是重點。據云他拿了便當之後，直接奔往城牆和雕像的工地，藍圖和飯盒幾乎同時打開，邊吃午飯邊聽工頭們的簡報，飯還沒吃完，他就已經完全掌握工程進度及情勢了。

「那個。」豬枝可邊收拾剩下的飯盒邊伸出左手向左後方站著的工頭說。

「那個？」那個工頭左眼大右眼小 o_0，露出十足疑惑不解的表情。

「紙和筆呀！還哪個？」豬枝可按捺不住自己的急躁。

「是！」工頭露出興奮的樣子，急忙拿了過來。

豬枝可接過紙和筆後，只見他在紙上不停地列出算式計算，然後在藍圖上畫一些看不懂的東西，不過，那其實就是些符號。接下來，他就重畫了數張新藍圖交給工頭，然後隨便找個地方撒尿：「啊～！Much better！」緊接著進入夢鄉。工頭們對他的行為百思不得其解，但既然拿到藍圖了，就開始繼續停滯許久的工程了。細看過藍圖的工頭，無不目瞪口呆，豬枝可不但解決了所有舊有的問題，還加進了非常多的東西，呆就呆在那些東西有的都看不大懂，但是拆開來解讀又是再熟悉不過的東西了。最為驚嘆的就是：全邱特波斯沒人畫得出如此細膩、精密又工整的藍圖，裡面還指示了詳細的工程進程方法。因此所有的工頭達成一個共識，就是不能繼續留他在那，等他醒來後，一定要……，於是便繼續回去監督趕工。

過了三天，豬枝可終於醒來了：「啊～～，睡得真爽，快樂得不得了。」

只見所有的工人由工頭們帶頭，手上統統都拿著工具，而且手做欲舉起貌。豬枝可瞬間嚇著，以右手帶著抖動指著他們：「你們…你們竟然……」

「哈哈！不錯！」幾天前拿給他紙筆的工頭說。

「事到如今，我也沒有什麼話好說了。」表情黯然，繼續嘮叨地說道：「我出生在微積分星，三歲進幼稚園學算術，六歲進小學學初等微積分，十三歲開始學高等微積分導論，十六歲學高等微積分概論，十八歲進微積分唯我是從中心學習各項高深到令人生生不息、生不如死的混飯技能。沒想到，現在竟淪落到這裡，真爽啊！哇哈哈！」囉唆完後，高聲喊出：「Yes！」

工頭們本來都聽到睡著了，但又被「Yes」嚇醒，醒來後便說：「看看這裡，Yawn～，你以為你能就這樣離開嗎？城牆和雕像都完成了，我們決定奉你為大工頭。既然你叫『豬枝可』，那就叫『大豬頭』吧。」眾人持工具舉手歡呼：「大豬頭！大豬頭！大豬頭！……」豬枝可和這群無可救藥的工人們形成了完美的組合，詳盡的設計圖說配上勤奮團結的邱特波斯人，造就了高效率的建設成果，所有預定的工程都在短短幾天內完成，豬枝可可不是蓋的。



當眾人正歡喜的時候，鬼賓狗到達了現場視察，因為聽說工程全數完成的消息。城牆，是由白磚和灰磚交錯堆砌而成，城牆上的垛設計得剛剛好，正好符合邱特波斯人的體型，而城門上的城樓更是不可思議，屋頂上面有兩尊鬼賓狗的小雕像，一尊朝城內，一尊朝城外。朝城內的，是栩栩如生的鬼賓狗笑迷迷的模樣，給人溫馨的感覺；朝城外的，有著十足殺氣、看了會內傷、再多走一步後還會令人屁滾尿流的雄偉氣勢。鬼賓狗連連讚嘆：「超一強！」大豬頭豬枝可暗想：「懂得用人的鬼賓狗不是更厲害嗎？」如此的情形只維持到看到大雕像之前而已。當眾人隨大王到達雕像面前時，只見大王目瞪口呆、說不出話了。雕像是由全白的質材做成的女神，右手高舉並握拳翹起大拇指，左手則平舉至胸的高度，離胸口約三個拳頭的距離，大拇指以外的四指並排略成弧形，大拇指緊靠小拇指的最後一節指節，眼神不是很有力地凝視遠方，雖然臉上五官俱全，但是並沒有什麼表情。雕像的底座刻有「DI」的字樣，在當時並沒有引起大家的注意，因此表示的意義也就不可考了，不過，據說是用微分（Differential）和積分（Integral）代表豬枝可的母國，另一說是代表豬枝可姓名中的兩個字母，但也由於豬枝可字母拼成的名字早已被遺忘了，所以一切似乎都停留在追憶的階段。

豬枝可得意地說：「大王，我們現在已經完成了足以代表我們邱特波斯的兩大重要建築，是否該放眼到對岸了呢？」

「你是指對古塔人做什麼嗎？」鬼賓狗似乎知道豬枝可想幹嘛，帶著不是很理他的眼神看著他回答，而且那態度說實在的有點機車。當眾人看到那種機車的樣子時，不是只能尷尬地流流汗，或是開口罵罵他，就是上前去揍揍他了，不過由於他是陛下，大家十分尊敬他，也就只有最前者的情況會發生了。

「沒錯，我用隨身攜帶的望遠鏡掃視了一下古塔族的村莊，再配合上聽了大家口耳相傳的傳說，發現了一樣重大的祕密。不信，就請陛下拿著這望遠鏡到城門樓上去看看古塔的村莊吧。」語氣像極了臣下對主公的進言。

於是鬼賓狗拿了望遠鏡就往城樓上走去，看了看之後，很快地不顧眾人逕自跑回王宮中做出沈思的樣子，還不准任何人打擾，其實他是在寫日記。這些行為別說是身為客卿的豬枝可了，就連邱特波斯人也一個頭兩個大，但是這些都是有些因果關係在的。一炷香的時間過後，鬼賓狗走到王座前開始號令：「叫耀虛（Yaushi）、豬枝可還有史摹料（Smoke）來見我。」

侍從：「宣耀虛、豬枝可、史摹料覲見～」

三人到齊後，鬼賓狗接著說：「豬枝可！」

「喳！呃，不是，是在！」

「這次能這麼快就完成兩大建築工程，都是由於你的功勞，所以朕賞你『七片金土司』，這是朕收藏已久的寶物，你要好好收著啊。」

豬枝可當場拿了一片，咬了一下，發現是真的黃金，相當興奮雀躍：「是！謝主隆恩。」

「耀虛、史摹料！」

「這裡！」

此時豬枝可的焦點集結到稍遠處，看不出來是否在想事情。

「任命你們兩個為豬枝可的隨從參謀，要好好幫他替我整整對岸的人。」

「了了。」

此時鬼賓狗的好奇心又再度大起，這是自大施肥以來所沒有過的，也是他有知覺以來第一次這麼強烈的。雖然他之前就已經知道豬枝可想幹嘛，但是當用望遠鏡親眼看到那幕情景時，卻使他產生了變化，數滴生理食鹽水從他的眼中泛出，一迷失再迷失，最後到達了離開初衷的目的。

至於那個耀虛是誰呢？本名梅至·特拉法爾加·耀虛（Meiji Trafalgar Yaushi），他是一隻綠色的小火龍，腹部是象牙白偏一點點的黃色，有一個凸出來的肚臍，過去曾經會噴火，是工地裡不可或缺的焊接工，因此建立不少功績，唯近年來變虛了，再也噴不出火，於是就改行作參謀幕僚。據說，有一種鳥會「布穀、布穀」地叫，就被叫做「布穀鳥」；有一種人會「靠夭、靠夭」地喊，就被喚為「靠夭」。但是耀虛並不是因為會「耀虛、耀虛」地吵而被如此稱呼，不過，他也有自己的招牌口頭禪：「嘿嘿，球球。」還有「唔。」那史摹料又是誰呢？全名塞魯·史匹葛爾曼·狄多司·史摹料（Cell Spiegelman Didos Smoke），他是邱特波斯中首屈一指的猛男，除了不會跳猛男秀之外，其餘的事情他都會一點，因此不只力大過人，腦筋動得也不慢，號稱有五十頭牛的威力和腦力，綽號「五十牛」，不是五十肩。

這三人，完完全全感染了鬼賓狗的好奇和興奮，如此便化成了他們積極的衝勁——非好好對對岸進行祕密行動不可。於是，豬枝可以一疊設計圖作為整個行動的序幕。

● ● ●

那疊設計圖是新王城的設計圖，新王城不但可取代原來的王宮，裡面還藏有各式祕密的隔間，內容比古埃及的金字塔複雜又神秘好幾倍。王城的頂樓是個豪華的天守閣，不但可以看遍整個邱特波斯，還可作為鬼賓狗的起居之處，更可依稀看到此次行動的目標——位於古塔村莊和大壕溝間、飄於古塔聖地上空的怪貓。但是這個廣大、解析度略差的視野對鬼賓狗而言，即使沒有也並無太大的差別，因為他幾乎從未依窗遠眺過，不過，這是王城蓋好後的事了。

豬枝可很快地把所有工匠分成三隊，各佔三分之二、九分之二、九分之一，分別命為「王城隊」、「壕溝隊」及「預備隊」，顧名思義，王城隊是用來修建王城的，而壕溝隊則是用來對付無法穿越的天然屏障——壕溝的，至於預備隊，則是此次行動三人組的祕密別動隊。

在三人組的盤算中，王城隊能在四四十六天「之內」就把王城蓋好，因此他們開始大量集結壕溝隊的人手於大壕溝旁，準備進行令古塔人聞之心嘆的「大壕溝摩西作戰行動」。（此次的越洋作戰目的是擷取怪貓，因此借用怪貓 Odd Cat 的字首 O 作為記號來描述奪取該天，也就是 O Day）在 O Day 的七天前，壕溝隊的人全都在壕溝旁搭好帳棚及爐灶，完成日常生活之所需。O Day 六天前，他們開始對對岸鼓譟叫囂，不但口出狂言，甚至還發出各種各樣從來就沒聽過的穢言大和聲，此時，古塔人也會成群結隊地過去跟著對罵，如此的情形維持有三天之久，後來古塔人漸漸覺得無聊，也由於有著大壕溝的屏障，不怕他們活著過來，因此加上怕兩倍的噪音會打擾到聖地，就沒有人再靠近壕溝附近了。接下來的最後三天，壕溝隊依舊在持續叫罵著，但就在 O Day 的前一天晚上，壕溝地的附近竟飄起了大霧，能見度只有十公尺，而預備隊在此時意外地出現了，不過，對那三人而言當然不是意外了。預備隊帶來一百台的「急速冷凍機」，然而，由於人手不夠還有預算被鬼賓狗拿去買文具用品，裡面只有一台機器有急速冷凍的功能，但是妙就妙在其餘的九十九台機器，堪稱是三人組嘔心瀝血的成果。每台機器一打開，裡面裝的全是書，一台裡有四五十來本左右，翻開一看，全是冷笑話，後面除了印有「王宮出版部」的字樣以外，還有三人在作者欄的簽名。他們三人聯合在一起的深思熟慮，常常如同天外飛來一般。

● ● ●

O Day 凌晨零點，維雷尼亞的月亮正好在子午線的時候，濃霧包庇了月亮對邱特波斯人的審判，在這個深夜裡，比以往多出了三種聲音：呢喃的講笑話聲、機器的運轉聲，還有水面激動嗤嗤價響的結冰聲……

怪貓，依舊在濃霧中隨風搖曳著，好像不知道天亮後的日子就會不一樣了；而此時的宇宙，彷彿只為了這兩個爭奪怪貓的民族而存在著。

多餘的聲音，迴盪在大壕溝中；過剩的空間，漂浮在大壕溝上。今夕是何夕？我們的太陽失去光輝了……

【後篇】——高下前後的混亂

「嗤、喀、嗤、喀……」漸漸地，結冰聲已經變成了主流，看來全宇宙最強冷的好像不只 2K 而已。三人組似乎一點都沒有感受到寒意，最後甚至還帶頭呢喃起來。終於，他們完成了摩西做過但又做不到的事情。O Day 開始的四個小時內，所有壕溝隊和預備隊的人都已經在「邱特波斯的對岸」集結好了。三人組中最受尊崇、領導有方的大豬頭開始對大家精神講話：

「這麼久以來，誰在帶領著我們？」

「吾皇陛下！」眾人既興奮又期待地答道。

「這麼久以來，是誰在照顧著我們，還給我們肥沃的土壤？」

「是陛下！」

「如今，吾皇陛下想要一樣小小的東西，而我們很輕易就能幫他完成這個心願，大家說幫不幫啊？」

「廢話！不幫！」眾人眼神個個堅定。

「沒錯！哪裡還需要用『幫』呢！這根本就是我們與生俱來的義務！」豬枝可的喊話幾乎達到了預期的功效。於是他接著說：「今夜，我們的目的地，就在不遠處；今晨，我們的目標，就是怪貓！不懼者活！懼者死！大家跟我來！」

「嘿～～嘿～～鬣～～！」眾人歡欣鼓舞，士氣大振。

語畢，三人組帶頭向前衝，一群人跟在後面跑，大家嘴裡都含著根像筷子的東西。數十分鐘過去了，大家終於到了古塔族的聖地，也都在怪貓的環視之下。他們把怪貓沿繩索拉了下來，爲了攜帶方便，就把氣給放掉，最後，他們將怪貓氣囊連同繩索帶走了，留下一個看似不知所以然，但又全然皆知的底座，完好如初地蹲坐在那。

霧漸散去，大夥兒逃到了岸邊，「大壕溝摩西作戰」就此結束了嗎？當然還沒。此時，小火龍耀虛便問豬枝可：「應該成功了吧？」

「進來是沒問題，但是出去呢？看看後面吧。」豬枝可用右手大拇指指著後方。只見塵土飛揚，其中若有人影。豬枝可繼續說：「這應該只是第一批發現怪貓不見的人，如果和他們起了小衝突，就不可能逃走了，最怕是會由小規模的衝突漸漸擴大，雙方如果慢慢增派人馬，對我方就不利了。」

史摹料接著說：「即便是我們的笑話真的很冷的樣子，但是這層冰其實是維持不了多久的，要是一起衝突，我們不是葬身壕溝底，就是被他們給俘虜。」

「原來如此。看來這層冰已經不那麼厚了，那些書又被大家隨地亂扔，而且要在冰下結冰似乎也不太好，那我們就以空間換取時間吧。」耀虛胸有成竹的模樣。

「空間換取時間？」豬枝可一點也不緊張地問。

「沒錯。他們離我們還有一段距離，我們就用這個空檔重新編隊，每隊大約數十人，分梯次渡過冰橋，這樣還怕大家無法安全地回到王城中領賞嗎？」耀虛顯現出心生一計的滿足感。

於是三人組和整團人就開始活絡了起來，從攜帶怪貓的第一梯次，到最後一梯次——三人組的殿後梯次也開始走上冰橋，中間花不到二十分鐘。等到最後一梯次也到達對岸之後，古塔以茄伶爲首的追趕集團才零零落落地到達了岸邊。茄伶看到對岸都是邱特波斯人，便拉開了她的嗓門：「你們這群豬頭！敢作敢當的話，就給我爬回來！」

耀虛也不甘示弱地回罵：「豬頭？什麼是豬頭啊？我們這裡只有一個豬頭，就是大豬頭大人，哈哈！」

「大豬頭萬歲！大豬頭萬歲！」壕溝隊和預備隊的人齊聲高呼。

聽到此的茄伶，簡直哭笑不得，總覺得對岸的人似乎有點莫名地幽默有趣，但也無濟於事，因此就再度大喊：「你們要是不回來，我們可要衝過去啦。」

「哈哈，衝過來？這是我出生以來聽過最好笑的笑話了。哇哈哈！」豬枝可笑畢，岸邊又多結了一點點冰，於是他隨腳踏了一下冰橋，只見發生了骨牌效應，現場之壯觀，堪稱數大便是美。古塔人看到脖子僵直，舉腳如舉三千鈞，直到世界奇觀沒了，才又回過神來，但見對岸的人已經準備揚長而去，茄伶氣憤之下，也不能衝過去，就隨手拿了顆石頭、打了個水漂、掠過幾塊浮冰，大概四十幾秒就擊中耀虛，不過已是強弩之末，成不了氣候了，換來的只是耀虛的鬼臉。古塔人就眼睜睜看著怪貓被抬走了。



這天，古塔村莊中連連召開村民大會，各個有頭有臉的人物都出席了，有魔投手兼全壘打王茄伶、包括庫塔在內的所有橘毛人、各項傳統的傳承者，還包括了張若。當中最老的神血長老自動自發地成為大會主席：「他們把神貓搶走了，各位有什麼意見就提出吧。」

「他們把怪貓拿去了能幹嘛呢？」張若首先發了言。

「大概是等我們去搶吧。」茄伶也急著搶第二個發言。

「可是，等我們去搶，難道又要再一次做施肥的舉動嗎？他們的黑土並不缺我們啊，而且鬼賓狗不像是個多多益善的人。」庫塔接著提出質疑。

「等著我們去搶應該只是附加的吧。」張若說：「恐怕是鬼賓狗想搶去不知幹嘛，但是等我們去搶應該是他們必備的防禦手段吧。」

「可是有了大壕溝的水，他會怕我們去嗎？」茄伶滿臉不甘心。

「這倒未必。」此時只見一名身帶草綠色毛色、一臉鎮定的古塔人說話了，他是愛密爾·馮·費雪·傑克斯洛伐克 (Emil von Fischer Jackslovakia)，因為名字太長，所以小時候大家都叫他的暱稱「伐奇 (Vaky)」，成年了之後，大家就管他叫「伐克 (Vak)」，一看他的毛色就知道祖先可能有過神血血統。伐克平常人緣並不好，但並不是說有人討厭他，而是他很少和熟人以外的人接觸，不過他有個唯一的好友，就是庫塔，由於庫塔都發言了，而且事關怪貓的存亡，所以他才毫不吝嗇地開了口。他接著說：「他們都能過來了，難道我們不會過去嗎？而且諸君沒注意到他們最近連城牆都搭起來了嗎？連城牆都能搭了，在計畫著奪取怪貓時，鬼賓狗應該是不會漏掉舉手之勞的防備才對。」

主席做了個總結：「那麼，我們現在確定了他們必有防備之後，唯一的困難就在於怎麼渡過大壕溝了。也不知他們是怎麼讓大壕溝水面結出一帶冰的……」

「麻嘛嘛嘛，妳不是會打水漂嗎？只要把我們一個個給『漂』過去就行啦。」茄伶的小孩毫無顧忌地脫口而出。

「天才！」聽到後的眾人此起彼落地笑著。

「對啊，你真是媽媽的小天才一個，這樣過去，你以為還能活著嗎？不用剝就能拿去燉了。」茄伶笑笑地回答。

「嗯！我有一個方法，不但能一次過去一堆人，還能完整地到達。可是，有個困難。」伐克舉起伸起食指的右手說著。

「我也知道了！」張若也同時想到，並說：「而且你的困難我能解決。」

伐克驚訝地問：「閣下所指，該不會是『模仿』？」

「正是！」

「那個戴假髮的傳統就是我的困難所在。」

「嗯，我知道，那個小傳統難道一定要遵從嗎？」張若雖有備案於心，但是仍顯出一副謹慎的模樣如此說著，好像不輕易亂說的樣子。

「絕對不能違背。」主席慌忙地說著。

「那就戴個相似的東西總行了吧？」張若這才說了出來：「就是泳帽！」

「高一手！」眾人舉起了握拳的右手，這也是張若第一次沒被小看。接著，他們就商討著登陸後的合適作戰人員，名單迅速出爐，除了會游泳的張若和伐克之外，全都是精通於「模仿」傳統的人（包括茄伶、庫塔），於是，他們就開始了數天的最後訓練。等到他們準備出發時，鬼賓狗的王城也已經蓋好了，當然，終極的公平似乎也毫不留情地在蠢動著。



「恭喜陛下！賀喜陛下！金碧輝煌的王城總算能展現您的雄風了。」史摹料作揖後祝賀道。

「呵呵，降真不錯，阿你們別忘了把充好氣的怪貓放到我的小房間天守閣裡喔。」鬼賓狗洋溢著歡樂的氣息說著。此後，就開始了鬼賓狗和怪貓的相處。起初，鬼賓狗只是偶爾碰碰它，後來覺得很好玩，就會開始打打它。但是好景不長，重新灌氣的怪貓始終都會漏氣，一直要重新再充填。鬼賓狗靈機一動便命令左右：「唉叻！把氣漏掉裝水進去不就得了嗎？」因此，怪貓就變成了「水腫貓」。整天都會看到水腫貓的鬼賓狗，越來越機車，甚至會漸漸地想凌虐它，可是後來人們所能確定的只有鬼賓狗當時真的有凌虐水腫貓的「想法」，這是不久後「日記大爆炸」時才得之於《鬼賓狗日記選》的。至於，和水腫貓這麼多獨處的時數中，到底有沒有類似凌虐的情事發生，就沒人曉得了……

據說最後鬼賓狗在眾人猜測有無凌虐發生時，乾脆就把水放掉，並把怪貓氣囊給藏了起來，除了他一人知道之外，別無他人曉得被藏在哪，不管別人怎麼問，他都會說：「哼哼哈哈（或是『呵呵』），不要理我。」如此，更增加了怪貓是否還完整存在的爭議性了。看起來雖有一不做二不休的嫌疑，但是也不能排除有悲憫怪貓、消弭爭議的打算在。不過，「時數」一久，邱特波斯人也就管那隻貓了，再度把那絲毫的怪貓思緒放回到日常生活中，據豬枝可後來的描述可知，畢竟其實邱特波斯人是個不愛八卦的善良族群。



對岸，訓練已經完成，大家在壕溝水邊滿是期待又擺脫不了哀傷地為「怪貓迎請部隊」餞行，本來有人提議稱為「怪貓進香團」，但由於意義太過狹隘，有通敵之嫌，於是才改稱「迎請部隊」。因為接下來馬上就要游泳了，所以迎請部隊的人無法吃桌上的好料，在乾瞪眼之餘，村民代表大會主席便對他們激勵一番：「慌什麼？好料可以再烹，神貓則無法再造。好料是等你們凱旋時再吃的，到時我們可會準備得更豐富喔。」如此，不但增加了大夥兒的士氣，也消除了他們心中的小小遺憾。

「古塔族的邱特波斯之旅作戰」終於開始了，為什麼要這麼命名呢？因為名之為「旅行」就暗暗代表著此行是個簡單任務，而且保證可以平安歸來，引義和作戰一詞相互拮抗。

大家都把泳帽戴好之後，伐克和張若就帶大家做暖身操，接著大家就毫不猶豫地跟著他們兩個跳入水中，開始游起泳來了。根據「模仿」中的訓練，前兩人依序做出動作，由後者學習模仿，做到動作幾乎一模一樣的化境，因此前面兩人只要會游泳，加上後面一堆人模仿技巧高超，就能夠看到水面上有一堆人都在游泳了。能想出這個構想的伐克和張若果真不簡單（畢竟真正會游泳的只有他們兩人）。

眾人很快地就游到了對岸，中途產生了亮麗的水花，而最後留下了無力的漣漪，同樣溼人的水，分不出哪些是當晚曾結過冰的。上岸後，大家稍微抖開一些身上的水，便又繼續快步奔向邱特波斯的城門。

當迎請部隊趕到城門口時，立即被守門的人發覺，眼看就要來不及關門了，但是迎請部隊的人卻突然停了下來，他們被城樓上的鬼賓狗小雕像嚇著了，原來邱特波斯人的「陛下」對古塔人而言根本就是「必嚇」。守門的人利用這個空檔，順利地把城門關了起來，等到迎請部隊回過神來之後，已經被困在城外進不去了。兩方於是開始叫陣起來，首先由邱特波斯的城門守護官賽艾米·歐鮐·凡·基格馬（Siamy Otto ven Jeagma）在城樓前發出第一個非放屁的聲響：

「哈哈，真好玩啊，你們這樣看過去，就跟一堆肥料沒兩樣嘛，哈哈……」

「你在放什麼屁啊？樓上的。小心蛀牙啊。」茄伶毫不留情地回罵。

伐克阻止茄伶：「我們還是別跟他一般見識吧。」

庫塔悄悄地低聲和他們討論：「那就來個『非常』的見識吧。」

「『非常』的見識？」眾人疑惑道。

「沒錯。」

「要怎麼做呢？」

「如果我們進不了城，一切都免談了。但又無法強行爬牆，所以還是得打開城門，然後再『堂堂正正』地走進去。」右手堅毅地微指著城門，接著說：「所以我們故意口出穢言，只要氣得守門官老兄發火，自然就進得去了。嘿、嘿、嘿……」

大家豁然開朗：「妙計！高招！」

爲了讓守護官能聽得清楚他們在罵什麼，還特地逐字仔細地罵，甚至每人排隊輪流罵，就像在餐廳裡等咖哩飯一樣。可能是由於城牆才剛蓋好，連城門守護官也是臨時找的，疏於應變的演練下，守門官根本就不知道要通報王城古塔人過來的消息。因此，一陣激烈的對罵，對王城的人而言，根本就是悄悄地展開了。

「喂！你們有沒有在聽我罵啊？剛剛誰說我放屁來著？簡直連肥料都不如！」守門官先行開罵。古塔人都已經串通好了，所以大家就先笑著聽他罵，然後輪到要回罵的人儘管罵，其餘的人依舊是笑著，擺出一副不可一世的樣子，就守門官看來，簡直是欠揍到莫名其妙。此時，庫塔開罵了：

「你罵人的樣子，就像喪家之犬！」罵完之後開始狂笑。

〔可惡！〕「你媽當初生你時真該當場把你給捏死！」守門官使出渾身解數了。

張若把大家推開，公然插隊地罵道：「你爸當初真該把你給弄到牆壁上去。哪還讓你在這丟人現眼？」

看樣子，守門官這會兒可聽懂張若在罵什麼了：「太可惡了！我要將你們碎屍萬段！」接著跑到城門那裡命令部下：「打開城門！我要好好教訓他們。」

其中一個守門的人慌張地說：「打開城門的話，他們不就跑進來了嗎？」

「不出去好好教教他們這幫痞子，難消我的心頭之恨，給我打開，反正我們

可以再關門，擋住他們就好了。」但說實在的，由於大壕溝的便利，通常在城牆上或城樓中偵察的也只有城門守護官而已，他一氣沖沖地跑下去，外面的情形可說是變得完全無法掌握。古塔人趁此良機，除了張若站在原地之外，統統緊靠城牆地埋伏在城門兩旁，等城門一打開，城門守護官只見張若一人高舉右手面無表情地站在那裡，正覺得奇怪的時候，又見張若迅速地把右手向下揮，城門口的兩旁就突然衝出一大票古塔人，毫無預警地充斥於碁格馬的視野中，想擋都擋不住，碁格馬只有被踩的份了。由於守門人手不多，可謂阻擋後勁無力。迎請部隊就這麼全數進了城，把守門的人和被踩傷的可憐螳螂守門官統統綑綁起來後，開始討論往下個據點邁進的戰術。

「我們要這樣大搖大擺在這裡面行動嗎？現在這裡人煙稀少倒還好，等一下應該就會到他們的鬧區了吧。」茄伶問大家。

「當然不行啊，你以為我們是開鏢局的喔？」張若說：「既然古塔和邱特波斯就差那麼一點黑，你們乾脆統統把毛色染成黑色的，喬裝成邱特波斯人吧。」

「那你呢？」庫塔接著說了。

「我有法子。」伐克開始跟他們解說這個點子……。解說完之後便問張若：「什麼是鏢局啊？」

「喔，沒有啦，呵呵，不要理我。」張若笑嘻嘻地回答。這時依然能這麼毫無顧忌地說說笑笑，看來天生真有點無可救藥的個性在，不過，這也往往成爲幹勁的來源。



準備好之後，迎請部隊再度移動了起來，不久，就到了邱特波斯的鬧區，那裡簡直只能用繁榮無比來形容，各式行業幾乎都有。就這群邱特波斯人看來，迎請部隊其實是一群邱特波斯人抓到了個外星人，還把他綁起來，要帶去面見陛下。所以偶爾會投以好奇的眼光，迎請部隊的成功和失敗就在這裡了。哪裡成功呢？好奇的眼光都在張若身上，而不在其他古塔人身上，表示他們喬裝可謂百分百。哪裡失敗呢？也在於目光都集中在張若身上，因爲以往邱特波斯人在「引見」外星人時，會用十字架，可是這回他們只用綁的，引起了大家的二分之一好奇（另外二分之一是對外星人張若本身的好奇）。〔既然是『自己人』押解的，就算了，不管它。〕這個內在聲音不斷打消了沿途邱特波斯人心中的那一半好奇。所以到目前爲止，都沒有發生什麼問題。

迎請部隊走著走著就來到了王宮，可是裡面好像沒什麼人，只像是倉庫而已。迎請部隊又開始了用微弱氣息的討論。

伐克：「這是這裡目前看到最大最豪華的了，也許就是了，可是這麼看來好像是倉庫。」

「對啊。」庫塔說：「不過那邊好像有個長得像火龍的官員在做點收的工作，不如用計利用他。」

張若聽了便說：「你們不是最討厭這種小智謀嗎？其實這問題我剛剛就想問了。」

「反正是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爲上嘛。而且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爲取天下。這是很顯而易見的。此外，雖然我們最後還是如此做了，可是如果所抱持的想法不一樣，其實在過程中就已經有不小的不同了，之後還會影響我們的下一步啊。不是嗎？更何況我們所作所爲並不同於『其他的小智謀』哩。」庫塔接著

離題了。

〔顯而易見？我怎麼不覺得？〕張若想了想，繼續離題：「那就是說，如果一個人集一切世間的好於一身，卻有意無意忽略、跳過或厭惡世間的『壞』，即便是看起來簡直就是個聖潔的人，但這樣其實是不好的囉？」

伐克有點緊張到不耐煩：「嗯，你似乎已經有點懂了，不過，快點說說我們如何利用那隻小火龍吧，庫塔。」

「噢，好的，如此……，這般……」

小火龍耀虛此時點收差不多到了段落，就看到迎請部隊綁著張若過來了：

「唔，嘿嘿，球球，你們要幹嘛呢？」

〔不能被他發現我們不知道要往哪走。〕「呃，我們抓到了外星人。」伐克就只把話說到這裡。

「那就送去王城啊，你們不知道舊王宮已經變成陛下欽點的『人民倉庫』了嗎？」

「喔，對啦，我們當然知道，只是這個外星人倔的很，想請您和我們一塊兒護送嘛。」庫塔轉得頗快。〔說我倔？等會兒會不會遭遇不測啊？〕張若開始擔心了。

「唔，好啊，反正點收也大致結束了，我正要回去報告呢，那，我們走吧。」

迎請部隊就這麼跟著耀虛走向了王城。看似迎請部隊順利地「請君入甕」了，但到底是誰入甕呢？猶未可知嗎？迎請部隊深入邱特波斯越來越深了，不如說是「投石問路」吧。

漸漸地，他們看到了高大的王城，有壯但實在只有一點點麗，不過，對他們而言，堪稱是陷於一種威儀之美，整體的形象，怎麼看都恰到好處，讓人心生一種仰慕之情，那種令人難忘的掛念意涵，好比沒談過戀愛的人，對戀愛所產生的渴求，但是很快的，這種感覺卻是消失得無比迅速，因為太過舒適又糜爛的感覺，被這群人所摒棄，頂多只會埋藏在心底深處，可是充其量，也無足輕重，比一碗飯中的單單一粒米還不重要也不實際，總之可以肯定的是，王城確實是全宇宙中相當非凡的。它的旁邊有一尊比較低的白色雕像，當迎請部隊一行人越走越近時，張若的預感使他越來越不安，等到幾乎到達王城時，就看到王城門口站了個人。

「唔，嘿嘿，球球，是豬枝可大人呀。」耀虛面帶笑容。聽到這個的茄伶心想：〔豬……？他該不會就是那個大豬頭了？應該是是的，只此一家，別無分號。這下子可難纏了。〕

「怎麼了？」豬枝可答腔。

「我們抓到了外星人。」伐克回答。

「哦。」豬枝可還沒繼續講下去，就被旁邊史摹料的耳語打斷：「大豬頭大人先等等，你看他們的毛色，有個人流了比較多的汗，似乎有褪色的跡象啊。而且我們綁外星人的慣例通常都會加個十字架，就像你當初來的時候那樣，而他們沒有。」講到此，又再度被打斷。

「啊～！救命啊！不要再說小意思了！」原來張若看清楚了白色雕像，被嚴重驚嚇到了。此時的古塔人正擔心著豬枝可和史摹料倆的耳語是否識破了喬裝，張若竟然又發生了點精神官能的小問題，大家就彷彿奮不顧一切地把張若的大叫當成是「衝啊！」了，統統衝向王城門口，不過，此時狂熱的不畏懼已經無法帶來戰術之外的顯著成果了，王城人手不少，經過一番拳腳相向，迎請部隊全數被綁了起來，連之前已經被綁的張若還額外給了個十字架，全數押解到王城一樓大

廳，等待鬼賓狗的發落。

● ● ●

「看來馬上就能見到鬼賓狗的真面目了，好興奮哪！」庫塔興奮到直發抖。

「對啊，真是美妙得不得了啊！」伐克嘆息道。

「真吵，到時就死定了吧，現在還在那邊自我解嘲，真是無可救藥，哈哈。」茄伶笑得異常狂放。此時其實大家都是如此吧。

「唉！大家能高興就高興、能潮解就潮解吧，到時死了就不會有所遺憾了。」在十字架上的張若似乎看得最開。其餘的古塔人，甚至開始聊天講笑話了，整個一樓大廳鬧哄哄的，吵到外面的雕像都想遮起耳朵。突然，樓梯傳來了小小聲但是頻率固定的腳步聲：「咚咚、咚咚、……」，全部的人都安靜了下來。此時一樓大廳除了蟲鳴鳥叫之外，就屬腳步聲最清楚了，而且十分清楚是只有一個人下樓梯的腳步聲，不過聽不出來該人是左側身 45 度地下樓梯。未幾，大夥兒看到鬼賓狗神態自若地走出樓梯，坐上王座，兩眼底下有一點點的眼袋，但是目光有神，儘管也是面無表情，樣子不像是古塔人或是邱特波斯人。

「你們就是偷渡客嗎？」鬼賓狗開口了。

張若首先發難：「沒錯，快把我放下來啊，我不是什麼可疑人物啊。」

「可疑人物？哈哈哈哈……」鬼賓狗笑完後接續著說：「如果我只鬆開你的手，腳仍然綁在十字架上，屆時，你該如何自處呢？」

「我除了只能抓抓頭苦笑之外，還能幹嘛呢？」張若眼神堅定，表情則帶有無奈。

「哦，真有意思，辯才無礙的樣子嘛。好！朕就賞你『七片土司』吃！」左右拿給了張若並鬆開他的手，只見他「秒殺」七片土司，看得鬼賓狗笑了起來：「真是變態。」並說：「嘴巴倒是挺厲害的，不過，肌肉和神經的連動就不知道了。你們是要來討回水腫貓，呃，不是，是怪貓的吧？我等你們很久了，王城每層樓都有隔間，裡面有我的人把守著，如果你們能順利到頂樓天守閣來，怪貓就賞給你們！」

「唔，可是，陛下，您不是把它藏起來了嗎？」耀虛明知故昧地說。

「真多嘴！我不會告訴他們藏在哪裡喔？」說完之後，就開始安排「關主」，都分配完之後，就逕自到樓上去了。不過，更狠的一招才正要出爐。當古塔人到了二樓時，鬼賓狗已經偷偷下令把王城大門改成只有不多、不少，剛剛好就是邱特波斯人和古塔人的身寬。不知情的迎請部隊依舊在隔間中奮戰著。

● ● ●

二樓，是個棒球的練習場，很明顯的就是考驗「來訪者」的棒球天分。規則是：打擊者要能擊出達八球殘影的魔球才能到二樓的第二個隔間。這個，當然就交給茄伶了。

「慢吞吞的幹嘛？磨蹭能磨出金幣嗎？直接從六球殘影開始吧。」茄伶自信滿滿。邱特波斯的魔投手奮力一投，竟然是九球殘影！茄伶在毫無防備之下猛力九揮，雖然球都打中了，也是一支打破窗戶的球，但是肌肉已經輕微拉傷了。在眾人沒發現之下，就到了第二間隔間，只看到一個邱特波斯人拿著球棒戴著頭盔，旁邊立的規則是：投出殘影變化球，直到關主打不到為止。在此，依舊是非

茄侖出馬不可，她神態自如，雄赳赳、氣昂昂地走向投手丘，還目中無人地嚼著口香糖。第一球她就投出七球殘影，但是被輕易地擊出了，不過這完全是巧合，因為打擊者儼然早被嚇成起波器了。這時只要避開起波器的週期或頻率，即使沒有殘影都不會被擊中，但是茄侖外剛內柔、小鹿亂撞，已經不能冷靜思考了，所以遂投出超越極限的二十球殘影魔球，最後當然是茄侖獲勝，但是已經精疲力竭、飢腸轆轆了。好玩的是，沒打中球的邱特波斯人在「鼻」的一聲之後，就虛掉了，呼呼大睡，一時起不來。

「茄侖，你不要緊吧？」庫塔發現不對勁了。

「放心，我好的很，只要休息一下就好了，加上這裡有提供咖哩飯，不必為我擔心，你們先走，我隨後就到。我雖然不是個大丈夫，但是我大丈夫（日文）。」茄侖說完後，義無反顧地奔向咖哩飯的攤位。看來迎請部隊的每個成員此時仍顯現出非常熱血的狀態，儘管有個暫時的脫隊者似乎熱血得有點不一樣，但是整體士氣無庸置疑是高亢到直衝高塔和天蓋。

「好吧，各位，走向三樓！」伐克的語氣雖然精神百倍，但是眼前一片茫然，不知會遇到什麼。

三樓，竟然是測驗反應的猜謎搶答。庫塔神經緊繃：「厚！真是空虛，到了這裡還要來這套？！」規則是：每人必玩，搶到四十分才可離去。

「哇！每人必玩，我看是每人必完，這下可好了。」張若似乎不為自己擔心地說。闖關即刻開始，最後上到四樓的，只剩不到一半的人了，其餘的人都以三四倍的體寬留在三樓休息。

四樓，擺出「迷魂跳繩陣」，話說是由一個很會吃稀飯的邱特波斯人叫做粥公（Sir Porridge）發明的，在九宮格中布滿錯綜複雜的繩索，要挑戰者在九格中跳上十分鐘能安然無恙才算過關。庫塔力排眾議：「讓我來！」只見十分鐘內，九格同時都出現庫塔的身影，最後就完成了挑戰，所有在場的邱特波斯人統統都「鼻」的一聲虛掉了。

張若便問庫塔說：「好厲害，你會分身喔？」

「小若若，有時是不能全部依靠如視覺等的感官啊，不然是找不到你想找的東西的。」庫塔拍拍手臂毛上的灰塵：「我休息一下，不用等我了。」於是大家就往五樓邁進。

五樓當中，滿滿的牛隻，雖然是鬼賓狗的牛排、紅燒牛腩、牛肉麵來源，可謂是全套的牛肉場，但是還免不了被鬥一番。

張若又無可救藥地說：「如果我們假扮成牛，就可以直接上天守閣囉？」

伐克大笑：「肉片或肉塊是搬不了怪貓的。」此樓，也是大家都得騎牛來鬥，能維持七七四十九秒的才有資格上六樓。這個由於是張若苦心玩過的，所以他毫無問題，但是在古塔中，鬥牛可是冷門，修習的人很少（休息在旁邊叫囂的人倒是不少），不過，遠離群眾的伐克果真不是普通的遠離群眾，他其實是下一代的鬥牛預備傳承者，功力堪稱已臻化境。最後，能上六樓的只有張若和伐克了。

到了六樓，只見邱特波斯的幕僚首長都齊聚一堂，當然也包括豬枝可、耀虛、史摹料、和守門的碁格馬，本來張若和伐克兩人以為見到了他們就是表示闖關結束的意思，結果，很抱歉，並不是，而是最後一項挑戰的開始。

史摹料：「我是這裡的主考官，你們兩個有沒有聽過一種飲料叫做牛奶呀？我五十牛，除了頭腦和力量五十牛外，還可一口氣喝下五十瓶牛奶，不論是調味乳或發酵乳，哈哈……」

〔他真的很冷……>_<〕「呼～真冷。」張若自言自語。

「少囉唆，快開始吧，別婆婆媽媽的了。」伐克眼神依舊堅定，帶有追回怪貓的狂熱。

張若拉了伐克過來耳語道：「這裡有我頂著，你在我贏了他且無法行走之後，趕快先上七樓吧。」

「可是……」

「還可是什麼？是誰討厭婆婆媽媽的呢？」

「好吧，俺精神上支持你。」便把右手舉高代表「高手」來鼓勵張若。張若已經有背水一戰的決心了。



於是，宇宙間難得一見的決戰就這樣展開了，至於為什麼稱它是難得一見呢？並不是因為 7-11 裡面沒有，而是這種方式的決戰真的不好找。侍從抬出了兩張桌子，靠近張若那張放了十瓶牛奶，史摹料吩咐完之後說：「喝吧，據說你會『秒殺』，我看你現在要怎麼殺！嘿、嘿、嘿。」才笑完，就看到張若在擦嘴巴了：「你真囉唆，下一個項目是什麼？」皺著眉頭不耐煩的樣子。

大家都著實嚇到了：「好…好厲害喔！」

逼不得已，史摹料只好搬出下一個項目，也是最後一個項目了：「原來客官這麼會喝，那我就不客氣了，這最後一個項目，我們來拼一百瓶牛奶，看誰先喝完還能走十步路的，誰就獲勝。」

史摹料的幕僚趕緊勸諫道：「別開玩笑了，那早就超過你的極限了。」

「哦，依你之見，我的極限是多少？」

「最多八八六十四瓶吧。」

「好吧，那我們就拼六十四瓶。怎樣？」

伐克不爽地說：「等等，不公平，剛剛我們已經先喝了十瓶牛奶。」

「幫你們熱身暖胃不好嗎？」史摹料露出奸笑。

「算了，沒關係了，這是他們的地盤。我罩得住，你不用擔心。」張若有力地伸出右手手掌阻止伐克。於是，最後的奮戰——「王城六樓的史若死鬥」就此開始了。

起初兩人都怕對方在配速上使出什麼小手段，所以以最平常不過的應戰方式喝奶，漸漸地，史摹料耐不住性子，開始拼命狂灌，遂遙遙領先張若五瓶了。此時，張若使出的是自己鑽研已久的「八卦陣配速法」，毫不猶豫、無視於史摹料地喝自己的，最後反而領先史摹料半瓶地走了十步，就這樣結束了這亙古流傳的死鬥，只見張若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擊敗了蠻幹的史摹料，還回頭跟伐克說：「這下我們可以一起上七樓了。」

豬枝可便說：「真是厲害，已經沒有七樓了，再上去不是天堂就是天守閣了，我帶你們上去，其餘的人就留下來吧。」二樓的茄伶早已睡死，無法前來赴約，而庫塔則跟著上天守閣。在走樓梯時，張若隨口說：「這樣，應該就能請回怪貓了吧？」

「不見得，畢竟這是他們的地盤，變數實在太多了。」庫塔雖然這麼說，但是他們三人此時在心裡都已認定怪貓一定請得回了。



到了天守閣後，只見裡面到處都整齊齊的，幾乎沒有一粒灰塵，只有一些硬體設備和鬼賓狗、豬枝可、伐克、張若、庫塔五人，而鬼賓狗正趴在桌上睡覺。

「原來鬼賓狗還有怪異的潔癖喔。」伐克的一句話，在回聲傳遞的蕩漾中，打破了一開始的沈默，也吵醒了鬼賓狗。

「ㄟ／，你們來囉。」鬼賓狗看似睡眠惺忪，但是比主日神父還清醒。

「我們都到這裡了，就請您把怪貓還我們吧。」張若一臉疲憊恭敬地說。

「呵呵，沒有啦，沒有啦。」鬼賓狗笑了。

「你這臭賊狗，想食言啊？」庫塔滿是不甘心。

「哦，真是兇啊，你要不爽可以走啊，可是別忘了身體變寬的弟兄們喔，門早就被我改窄了。」

「你想怎麼樣？」伐克開始失去耐心。

「哦，我當然不想怎樣，我可沒食什麼言喔，食言的可是你們！」用手指著張若。

「我們食言？」張若滿是不解。

「對啊，還記得你吃了『七片土司』吧？」

「記得啊，難不成……」

「哼哼哈哈，沒錯，七片就是欺騙的意思。這表示你欺騙了我，你們並無取走怪貓的意圖在，豬枝可，送客！」

「等會！」庫塔說：「那又怎麼樣！你還真奇怪，邏輯思考怪到無可理喻，連這鳥東西都想得出來，快告訴我們怪貓被你藏在哪，否則跟你沒完沒了！」

「好啦，好啦，開玩笑的咩。只在此房中，物深不知處。」

他們放棄了晚餐找了很久，連豬枝可也一起搜尋，但都找不到。鬼賓狗酒足飯飽之餘又被他們詢問了一次，才說了出來：「我把它放在袋中囊了，就是垃圾袋中的一個袋子裡。」

豬枝可趕緊說道：「剛剛也找過垃圾袋了，就是沒有。」

「咦？奇怪……」鬼賓狗矛盾地未顯出一毫慌張親自找了一下，可惜並無斬獲，接著開始自言自語：「有人在我睡覺時換過垃圾袋囉？搞什麼！今天怎麼提早把垃圾收掉了？害我來不及把它先偷偷拿出來。」鬼賓狗這才發覺怪貓真的不見了，連自己也找不著了，於是即刻陷入失神之中，彷彿吃了食神的「黯然銷魂飯」。對現在的鬼賓狗而言，時間好像從來就沒有存在過，然而身邊的事物卻不像時間，反而一個接一個如細絲、如細流，猛然一瀉千里，什麼都追不上，甚至根本沒有冒出追的念頭。鬼賓狗比黯然烹飪出黯然銷魂飯的食神還黯然千百倍，當場的古塔人就算再怎麼震驚、受刺激，尚且還只能稍微跨過了黯然食神的層次，奚言鬼賓狗？簡直不能以一龍一豬道盡。這種事情恐怕只有他自己會曉得吧，但他也無暇知道了。

「什麼！你是說怪貓被…被丟了？！」伐克全身每根筋都十分激動：「你這根本就是棄屍嘛！我饒不了你！」

於是除了客卿豬枝可外，其餘的三人加上後來來的茄伶遂抓住鬼賓狗的手腳（茄伶好像特別快便進入狀況），這時，幾乎全宇宙都已經感染到了這種憤怒的氣氛——由黯然轉化而生，如此的反射情形，似乎被當時的憤怒者深信可以解決一切。怪貓，就這樣永遠消失了，滿是再度看到祂的期待已經全然落空，祂再也不會回來了，而且也找不到第二個了。抓著鬼賓狗右腳的茄伶十分憤怒：「你有什麼遺言就快說吧！不要到見老娘時還有什麼遺憾！」

「我，大概就要回去見『他』了吧……」只見鬼賓狗的眼裡泛著淒涼的淚光，

但是沒人特地去管他，因為這些混合物最後並未流出任何一分子。

由於怪貓被鬼賓狗「棄屍」的結局太過令人震撼而無法相信，不但古塔人怒氣沖沖，當場的豬枝可也一時無法原諒鬼賓狗，而採取中立的姿態站在一旁若有所苦思。張若此時開口了：「那邊有根柱子！趁現在！快！」

鬼賓狗的生日還沒到，忌日倒是先行降臨了，鬼賓狗一副快不行的樣子，開始說了他在人間界的最後一段話（換言之，就是遺言）：「我，其實來自上面，這個肉身並不是我的，只是自然變化運作之際，恰巧的聚合，看來現在就要即行散去了。你們的怪貓，是我在上面的同窗同道，也是非常好的朋友，簡直就像知己，我們同時降臨維雷尼亞，擔任的是不同的神職，只不過我是以神代王，而他是以神代聖，所以，看起來他在那邊是得道聖人，我在這邊是無上的王，可是我們後來發覺，不論多有效率地處理民事，最重要的還是在於能否導正民風，我們的終極目的便是以隱微不見的方式潛移默化著大家。這是很難說清楚的一件事情，因此對我們倆而言簡直比蜀道還難。就在這個時候，他因不明的原因先棄我而去了，唉！我就此孤零了下來，如今我肉身胯下的死穴被你們無意中點到，我終於能夠去找他，可以心滿意足了……唔呢……咳咳……」鬼賓狗的內心，感覺上總有一部份是在另一個地方；鬼賓狗的將死，在外面充斥著黎明保守、內斂、含蓄的美麗朝氣，這是何等的諷刺！

豬枝可的苦思在聽了這段話後不得不結束了：「原來我誤會陛下了。」陛下！請您為您的子民們留下一點東西吧，就當作是賞賜給我這個客卿的最後一個獎賞吧。」

「好吧。」鬼賓狗使出自己最後的一口氣，形塑出一個形體介於自己和邱特波斯人之間的成年小孩子：「他擁有七成左右的我，以後你們可要和尊敬我一樣地尊崇他喔。」

豬枝可流出鼻涕，但是沒流出眼淚：「是……我會轉告他們的。」



「兩個能相配在一起的東西如果終究無法碰在一起，那麼『配』就是個無用的東西了。」鬼賓狗留下了旅遊人間的最後一句話。

張若接著開口：「鬼賓狗大王，對不起，我……」沒有回應了。「鬼……」

「鬼賓狗大王～！！」「陛下～！！」在天守閣其餘仍有生命跡象的五個人同聲呼喊，但是太陽已經升起，小鬼賓狗（Ghost Bingo Jr.）成為了第六人。鬼賓狗的屍首沒有火化就成了灰，在眾人的哀悼中被吹出窗外，使黑土更黑了。

【篇後】——助跑的跋

小鬼賓狗在接續編寫日記前，把之前鬼賓狗所寫的其中幾篇關於事實真相內幕的日記謄寫編成一冊《鬼賓狗日記選》，拿給豬枝可告諸天下，這就是所謂的「日記大爆炸」。裡面最令古塔人驚訝的就是關於「吾皇陛下大施肥」的那篇日記：「……我發現移居過來的古塔人似乎因為水土不服，而染上了有可怕傳染力的絕症，此時若不當機立斷，後果恐怕不堪設想，在我祕密與他們商談後，大家都同意做出犧牲的決定，這對我而言又是何等的心痛！堪稱玉石俱焚啊！……」

在豬枝可告知了所有幕僚整件事情始末後，大家的心情像是洗了三溫暖一樣

急遽變化，先是感染了棄屍的憤怒，接下來更是接受了天天見面者的不再出現，此後，這群幕僚分批把事情原委傳到全邱特波斯，聽到的人們整整覺得內心空虛了三天之久。除了張若留在王城陪豬枝可之外，其他迎請部隊的成員在小鬼賓狗下令將門拓寬後出了王城，但在恢復身寬的九天內則在邱特波斯裡到處遊歷。

張若知道豬枝可習慣讓眼淚在眼眶裡風乾，於是就站在他身後，不打擾他看窗外的心情。等到豬枝可回過頭來後，他們就開始了之間的討論。討論了一陣子之後，豬枝可似乎有所領悟地說：「鬼賓狗陛下其實是個不好不壞的人，他的好壞已經超脫了我們的評鑑範圍了。他是一個洞悉我們一切需要的人。」

「那麼，你知道我所想找尋的『未知的未知』要怎麼得到嗎？」張若始終耿耿於懷這個。

豬枝可靜默不語一會兒，然後顯得一副已經脫離一切內心傷痛地說：「我開始想起了家鄉那頭微積分的熱絡演算情形了……」

「原來，到頭來我還是得要靠自己去尋找囉。」張若依舊不停地在思索著。



張若遊歷訪查了一番邱特波斯後遂告別了豬枝可，迎請部隊在大家都回復以後就又再度一起游泳回古塔，此行可謂鍛羽而歸。所有古塔人從迎請部隊那裡得知整個事情的真相（包括作戰經過、日記大爆炸、遊歷邱特波斯，總之就是一切後來發生和發現的事情）後，無不悲嘆，但很快地就恢復了日常作息。

張若回到古塔後，還是整天都恍恍惚惚地在想事情，總覺得好像有個東西一直沒解決，不過並不是當初村民代表大會主席所放話的大餐流產了，因為怪貓的消逝，可說是大家都想不到的，那種失落也是無與倫比的，所以並不是沒有人記得，而是對大家而言，一切都沒意義了，也就沒有任何一個人提起這件事。而張若所掛心的，還是那個「未知的未知」，爲了找到解答，遂前往拜訪古塔村中的許多長老，其中有一個說：「當你只一味靠『知識』和『思考』時，你就注定會找不到你所想找的東西了。」

他似乎有點開始能領悟了，於是就去找村民代表大會主席，主席對他說：「其實什麼都沒說的豬枝可幾乎已經找到了你想找的東西，提到知識和思考這個觀點的長老則已經很接近了。」喝了一口水後，繼續說：「不能只依恃看、聽、碰、說、聞，因爲它超出了這些範疇，單單靠這些只會越離越遠而已。」

張若聽了後終於眉開眼笑起來，那種笑，有一點點像怪貓的笑：「那麼，您是已經找到囉？」

「不，我們兩個都差遠了呢！」

張若反覆思索著，然後開始了獨自的探尋，感覺似乎越來越接近了。但是就在這時，兩聲巨響差不到幾秒地出現在邱特波斯和古塔村莊上空，滲出了濃濃的火藥味，古塔的村民們便向張若做個永別，趕緊把他推進白光當中，幾秒後，張若就離維雷尼亞不知多遠多久了。（看來豬枝可已經開始他的微積分生涯了吧？）



爲什麼這個故事會被寫出來呢？因爲張若的經歷在回到老家後，被他寫在一卷竹簡之中，他的後代爲了省竹簡，遂利用後面的空白當作家譜，一邊記錄，一邊保留著這份遊記，即使分家了，遊記也都被照樣抄去。當中當然也不免有文字

湮滅的情形，予遂以適當的推理連結串聯起來，更四處查訪，終於編纂成此長篇。墨漬始終按照作者的意思排列成人們懂得的東西。「回到未來」中，又有誰知道眼前或身旁的麥馬蒂就是一百年前那個名鎮希爾山谷的大英雄科林伊斯威特呢？試想，如果張若的後代沒有成為我的同學，如果我看不到那份輾轉的竹策所轉成的書冊，如果遊記不見，或是沒人去看它，這些故事都將成為什麼呢？真的也只不過是太倉中的一粟、大海中的泡沫、蝸牛角上的觸蠻吧。就算為人所知，其實也不過還是如此。

「真實的幻想」難道指的是這些都是憑空想像的嗎？這故事是親得之於同學耳，一切都是古人說的，不管結構是否像是由序曲、三幕樂章、終曲所構成，抑或單純的五段落；不論您相不相信、能否意會，有任公子在旁邊釣大魚陪著我，並不寂寞。

你已經把這篇真實的冒險故事看完了，但是你知道嗎？
這場真正的冒險根本還沒結束，甚至才快要開始呢……